



「红票子」
「土坷垃」长出

“土坷垃”长出“红票子”

从整山治水到樱桃万亩，厉家寨人一锄一锹创出幸福生活

策划:刘雅菲 吴佳 赵艳
记者:孔雨童
视频:李欣迪 李家澍
摄影:李欣迪 孔雨童
漫画/设计:徐进 许晨



在鲁南高铁线上,有一站叫“厉家寨”站,以一个村名来命名高铁站,在全国都少见。
这个名字,记录下村民们走过的脚步,也见证了一个改天换地的传奇。



扫码看视频

与天斗,20年也不屈

在厉家寨村,81岁的老支部书记厉月钦手上,至今留着一道当年整山治水时留下的伤疤。

时间回到1951年,彼时位于三山五岭之间的厉家寨村,山是秃山,河是干沙河,岭是砂石岭,只有两三寸厚的土地“瓢一块、碗一块”零星散落在山坡上,连树都少长。

“那会儿真是穷怕了。”厉月钦说,1951年,村民厉月举看到同村一位老人家的自留地收成比别家的都好,开始研究其中的门道。他在葡萄山的四分之一地上试验了土地深翻——将上层的熟土翻起,然后以下层生土、中间熟土、上层生土,“两生一熟”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造。没想到,水土保持度提高了,当年这块地上的花生产量提升了30%。消息传出,厉月举被邀请去作报告,随后厉家寨乃至全县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“土地深翻”整治。

艰苦是难以想象的,在没有机械的年代,全员出动的村民,用镢头刨、肩膀挑、人力拉。他们翻整土地、开山填沟、劈岭改河,到处热火朝天,连几岁的孩子都在田里捡石块。寒冬腊月,镢头刨到冻土,震得手裂开血口子,鲜血染在镢头把子上也没有人停工。“向大山进军,让河流改道,叫土地翻身”“干到腊月二十九,吃了饺子再动手”,村民自己编的顺口溜就是那时的真实写照。

几年下来,村民们凿平了11个岭头,打成86眼井,填平300多道沟和70多个水汪,整修出1600亩梯田,并且创造出一套山区防洪、蓄水、保土的办法。到1956年,厉家寨的粮食亩产达到550斤,提前8年实现农业发展计划纲要的目标。

1957年,莒南县委办副主任徐伴农写了一份名为《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》的材料,这份材料被上报给毛泽东主席,他当即写下“愚公移山,改造中国,厉家寨是个好例”的批示,并将其印发给当时正在参加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传阅,厉家寨成为全国典型。

几天后,这个消息传到厉家寨,大山脚下一片欢腾,村民们在英雄岭上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。彼时,厉月举刚满12岁



厉明涛回忆爷爷厉月举当年带领村民“整地”的故事。

的儿子厉永传跟着去看热闹,那场面他永生难忘:一盏盏汽灯高挂,灯火通明,红旗招展的会场上,聚集了当时厉家寨五个自然村和外村来的一万多人。“县委书记来宣布这个消息,念完那份文件后,台下掌声雷动。”

每天都恨不得多干一点

厉家寨对荒山的改造持续了二十多年。

到了上世纪70年代,村里开始建葡萄山电灌站,那时已经可以用发电机将山水库的水通过管道抽到山上。爬坡260米,村子里建的水渠翻过葡萄山,能浇灌梯田600亩。当时村民又写下顺口溜:“电灌仰首吐白玉,喷灌摆尾撒碧花,渠道纵横穿五岭,银龙挺腰越山崖。”

几年后,因为凤凰岭以东灌溉困难,村里再次开始建设凤凰岭大渡槽——后来总有人感慨厉家寨人的智慧和这一创举。按照设计,要将葡萄山以西水库里的水,抽到凤凰岭以东,跨着两座山怎么能实现?村民们开始在葡萄山东采石头,靠人工用锤子和钻头把石头做成石柱,用原木滚下山,然后用绳子像拔河一样在葡萄山和凤凰岭之间立起来,上面吊上去水泥管道,最后把水抽上葡萄山,通过管道送往凤凰岭。

在没有任何机械,吊车的年月里,厉家寨人一锤一凿,在一声声不屈的呐喊声中,将荒山改天换地,让水流翻山越岭,滋润一片

片贫瘠的土地,开出幸福之花。

厉月钦记得那火热的岁月。“那时候干活,一天能推一百车土。”厉月钦说,自己那时候刚刚成年,但在那种人人争先的氛围中,每天都恨不得多干一点,让日子能再好过一点。

上世纪70年代,厉家寨已经在满足本村需求的基础上,一年给国家上交20多万斤粮油,这在当时就是个奇迹般的数字。

“土坷垃”长出“红票子”

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,能吃饱饭的厉家寨人有了新的难题:种粮食已经没那么挣钱,“没钱花”这事像是横亘在村民面前的第二个难题。

为了解决“怎么挣钱”的问题,1997年,村党支部带队去烟台等地考察,了解到厉家寨三面环山、一面朝阳的气候特点适合种植大樱桃,他们引进了一批樱桃苗。一开始因为对大樱桃不了解,而且这种作物要种上五年才能结果,村民们响应的寥寥无几。于是村党支部就在集体用地上种了50亩樱桃,承诺村民可以个人承包,并在结果之后再缴纳承包费。当时作为村干部的厉月钦也种了一亩多樱桃。

五年后的2003年,大樱桃终于长出来了,支部书记厉明聪等人带着成熟的樱桃去大连“探市场”,没想到一斤就卖到三四块钱,一上午就销售一空。到了第二年,已经有外地商贩专门来厉家寨收樱桃。这件事也带给厉家

寨村民很多震撼,彼时花生一亩地才能挣千八百块,厉月钦的一亩多樱桃挣了五六千块。

从那之后,厉家寨再次掀起“改天换地”的变革,家家户户开始种大樱桃。

在樱桃种植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,村民滕厚玉多了一些思考。“2009年前后,这边的樱桃品种有些老化,管理技术粗放,市场规模上不去。”滕厚玉说,想到一个人能力有限,他就联合其他五个种植户办起合作社。合作社先是引进一些新技术、新品种,带领村民对樱桃进行更新换代;后来想到没有品牌也走不长久,又依托合作社申请注册了“厉家寨樱桃”品牌和中国地理标志商标。多年发展下来,厉家寨樱桃种植面积达到1万亩,在全国以村为单位的种植区域中大幅领先,而且这里的樱桃口感好,因为地形气候原因,比大连、烟台的露天樱桃要早上市一个月。

在品质“出圈”后,2016年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将“中国樱桃第一村”的称号授予了厉家寨;2020年中国樱商大会,厉家寨合作社选送的布鲁克斯樱桃,获得全国樱桃大赛金奖。

2019年,厉家寨樱桃研发中心成立,该中心与山东果树研究所刘庆忠教授等专家合作,引进了一大批先进的樱桃品种,提升了村民种植积极性,村里百姓真正过上了“有钱花”的好日子。

随着2019年厉家寨高铁站的建成,配合发达的物流,厉家

寨的樱桃销往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,常常早上6点多采摘的樱桃,中午就能出现在很多城市的超市里。此外,村里还发展了采摘游,临近地区的游客常常坐着高铁或自驾来到这里采摘,村子的樱桃园里能听到各种外地口音。

就是在这几年,临港区开始建设,3500人的村子已然成为现代社区。村民厉明涛说,现在老百姓们每年忙一个月的樱桃,就能有几万元的收入,其他时间还可以去附近工厂上班,很多三口之家年收入十几万,每家每户都有汽车停在楼前。“我们这片土地,是真正长出了‘红票子’”。

随处可见的“好例”

在厉家寨,出现最多的字样,就是“好例”二字。保留下的旧的供销社墙面上,小区的健身区域,甚至超市都以“好例”命名。当年毛主席批示的那句话,留在这片土地上,像一个光辉的印记,也像一种期许和鼓励。

“厉家寨是几代人一锄头一铁锹,实打实干出来的。”厉明涛觉得,这片诞生过沂蒙精神的土地上的人们有一种朴素的信念。2019年,临港新区建设,90%的土地是厉家寨的,为此很多老百姓不得不让地拆屋,但无论占用的什么地,没有人有怨言。彼时有人问,“临港区过来你们觉得好不好?”每个人都脱口而出“好”,“现在可能有牺牲,但对下一代不是好事吗?”还有人直接说“要地俺有,要人俺也可以跟着干”。厉明涛说,这种对党和国家的信任,“无怨无悔跟着干”的行动力,贯穿了厉家寨人半个多世纪的始终。

如今,在厉家寨一旁的山上,退休的老支书厉月钦又建了一栋小屋——本来他已经住上楼房,但始终舍不得放下锄头。在这里,一出门就能看到他承包的土地:十多亩的樱桃园,四周栽种着板栗、梨、杏、柿子,还有各种蔬菜。樱桃园中的小径很少见荒草。“这地我锄得溜滑。”81岁的厉月钦笑着说。

这位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人皮肤黝黑,手上全是劳作的痕迹,但每当说起自己的庄稼,他的脸上总是浮现出骄傲的神色。他把一面红旗插在屋顶,这片土地和远处的青山都是当年他和老一辈亲手开垦、奋战过的地方。

晚上,厉月钦常在一块蔬果香和虫鸣中坐在小院子里往山下看,“一排排高楼、一片灯海,一个村子不亚于一个县城”。

这就是,厉月钦和当年很多厉家寨人向往的日子。